

□柳华东

奶奶曾跟我说过父亲小时候的一件事：父亲9岁那年春天，爷爷同村里的青壮年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去了，村里只剩下老弱妇孺。这一天，眼看天都黑透了，在城里完小上学的父亲还没回来，奶奶急坏了，她怀里的孩子还吃奶呢，手里还牵着一个。她正大声骂着父亲，说他不知道体谅大人的难处，父亲从外边跑着回来了，满头大汗。奶奶厉声责问道：这样黑灯瞎火的时候了，你又到哪里疯去了？不回来看着弟弟们，我连饭都做不了！父亲扬起两只黑乎乎的手，说：娘，我打完烟茬子了！奶奶看看他满脸的汗水污渍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原来，父亲听奶奶这几天唉声叹气地唠叨着烟田要打茬子，就决心放学后去打烟茬子，以免奶奶挂心。那个时候，地里的烟苗一天天疯长起来，再不打烟茬子，任其四处伸杈，就长不出好烟棵子了，可是爷爷不在家，奶奶是小脚，孩子们都还小，竟无人能上山干活。

奶奶说，那时候就感觉你爹是个做营生的命啊，因为他从小眼里就有营生，不会闲着。

这话说得一点都不假。父亲今年八十多岁了，这些年里他几乎没闲着，即使如今腿脚不灵便了，也没有阻止他做营生。

前些日子回家，邻居大妈跟我说：你爹就是个闲不住啊！年轻的时候，白天在生产队干活，后半夜三四点钟就起来了，跑到留沟口子那儿，能割回一大担苦草！因为害怕有狼，你爹就带着俺家的狗一块去……我问：苦草有用吗？大妈说：自家苦房子用，也可以卖到生产队做草苫子。

父亲当年的故事，我没有亲见，可我记事后，倒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父亲的辛劳、父亲的闲不住。

父亲在生产队是副队长，每天清早都早早起来，带着大家一起进山劳动。我起床上学的时候，往往早不见了父亲的影子。后来，父亲供着我们三个读书，又没什么手艺，就硬着头皮去收破烂，这一收就是大半辈子。

父亲收破烂都是推着独轮车，车上绑着两个大大的扁筐。他走街串巷，走了多远？我们都说不清，可是，每年父亲都会穿破十几双黄帮胶鞋，而且都是磨穿了鞋底。

父亲收破烂可以挣到现钱，收入也不少，可是，家里的地不少，三个儿子读书，母亲一个人应付不了。为了不耽误多挣几个钱，父亲总是起早去锄地，往往3点钟左右就起来了，锄到天麻麻亮，再赶回来推着独轮车去收破烂。

而我们呢，每个周末都会从学校回来拿钱。这些钱，或交生活费，或买书本，或多或少，基本要带走父亲一周用汗水挣来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钞票。

我们弟兄三个都想省点钱，减轻一点家里的负担。我高中时曾经一个月不订菜，就吃母亲做的炒面酱，结果吃坏了胃，一见点儿油腥就恶心，这以后十多年不敢吃油炸食品，中年以后才慢慢好起来。当时父亲知道我没订菜后，坚决反对，嘱咐我们一定要吃饱了，才能长身体，才能读好书。

可是，父亲自己总是饥一顿饱一顿，常常就是一包饼干充饥，渴了就喝自来水，结果落下胃疼的毛病。记得有一回，父亲半夜胃疼，疼得呻吟不已。我们都想，父亲第二天一定该去瞧医生了。不料，第二天醒来，父亲早已不在家了，母亲说他又收破烂去了。

父亲在外收破烂时，午饭都不舍得买，可是，周末他总会买回几个西瓜，或者买点猪头肉，给回家的我们改善一下生活。

我初中毕业那年，没有按时去学校取通知书，父亲决心趁收破烂时去取。不巧第二天下大雨，父亲说：“这雨不会下一整天的，我走了。”结果，这雨竟真下了一整天！父亲总也不回来，母亲就骂他：“这样的天气，谁还会卖破烂给他？难道没日子干活啦，这样拼命！”

天擦黑时，父亲全身浇成落汤鸡回来了——他没有穿雨衣！可父亲走时，明明穿着雨衣的。他一进大门，就大喊：“通知书我拿回来了，重点高中！班主任都说你不简单！”

母亲问：“雨衣呢？”父亲从独轮车上拿出雨衣，一层层解开来，里面正是我的通知书！这样的雨天，父亲冒着大雨，却用雨衣把这一纸通知书保护得十分干燥！我难受得眼泪都流下来了，父亲却安慰我：“这点雨算啥？只要你们学习好就行了！知道吗，一个班就能出五六个重点，你就算一个啊！”



当我们渐渐长大时，家里条件慢慢好起来了，可是父亲依然辛劳着，不肯有半点空闲。记得侄女四五岁时，大年三十，父亲一早贴上新春联，我们就赶紧整理卫生，母亲和嫂子忙着准备饭菜。结果，一转眼父亲不见了，侄女四处找爷爷。我们都认为父亲出去闲逛了，说：咱这从不会偷闲的爹，总算过年的时候闲一回。等中午家家户户放鞭炮准备吃团圆饭时，父亲还没有回来。我们正着急，父亲背着一网包茅草从山上回来了——大年三十，他居然进山拾草去了。

我和妻子刚认识时，我们在县城大街上闲逛，在农业银行大门旁的一处阴凉地，看见父亲正躺在水泥地上午睡呢。其时，暑气正盛。我手指着父亲，对妻子说：“那就是我爹呢！”这样说着，我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。

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供着三个儿子上了大学，依然在奔波着、劳碌着。妻子当时不知所措，想叫醒他，说：睡在这儿，对腰腿不好吧？我阻止了。这样的天，水泥台不会凉的，而父亲确实需要休息啊！再者，让父亲醒来，如何面对不曾见过面的儿子的女朋友？

我们悄没声地走了，妻子从此对父亲更加敬重了，她不止一次地对娘家人说：“我公公太不容易了……”

父亲慢慢年老了，可他还是隔三岔五出去收破烂，从不要我们的养老钱，说自己还能养活自己。

父亲最终放下收破烂的活计，大概是因为腿疼，走不了远路了。可是，他每年去北京弟弟家过一冬，第二年总是及时回来忙春。每每春暖花开，父亲母亲就开始了一年的劳作。不久，我和哥哥就可以吃到他们种的蔬菜了。秋末，苹果还能卖两万余元。可这样的收获，却是父亲一瘸一拐硬撑着干出来的！

今年春天，哥哥砍了根拐杖给父亲，父亲执意不用，说：“拄上就成了铁拐李了！我还没老到那个时候！”

我想，父亲一定是还想以劳动证明自己能养活自己。要强的他，一定还不服老，不想拖累儿子们。每每想到此，我心里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表。

我那永远闲不住的父亲啊！  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、栖霞市作协副主席)

【世相】

## 云端歌唱

□窗外风

大概是算法将她推至我的眼前，像夜风送来一粒遥远的种子。一位中年女人，抱着一把木吉他，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，唱起了田震的《野花》。歌声破屏而出——那是一种被生活砂纸打磨过的沙哑，苍凉而坚韧，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浸透了日晒雨淋的滋味。若不看画面，你会笃信这是田震的原声；但当你看见她，看见她身后那排摆满油盐酱醋的货架，看见她眼角与岁月妥协的痕迹，这歌声便瞬间有了重量和温度。她的歌声在云端，而她的人，却深深扎根在生活的泥土里。

这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社区超市。她坐在柜台后，衣着朴素，是那种走入人海便再难寻觅的模样。然而，当她的指尖拨动琴弦，沉浸于旋律中，一种近乎神圣的忘我神情，让她周身都笼上一层光晕。现实的嘈杂并未退场：时有顾客推门，买一包烟，称一点菜，她娴熟地暂停歌唱，起身、拿货、收钱、找零，完成一套属于超市老板娘的规定动作。旋即又坐下，抱起吉他，旋律无缝衔接，仿佛那中断的几秒只是歌曲间奏。生活与梦想，在这方寸之地完成了一场滴水不漏的交接班。

她说，唱歌的梦，在心底蛰伏了二十多年。而生活兜兜转转，改写了

【浮生】

## 秋汤慢煮

□迟月洁

我向来不爱做饭，尤其抵触煎炒烹炸，一顿饭忙下来，连头发丝里都裹着挥之不去的油烟味，实在不够美好。唯独煲汤，是我偏爱的事，免了油烟缭绕的狼狈，也不必像应付正餐那样手忙脚乱，尽可以慢悠悠地加料、细致致地调味。夏天是断断没有这份兴致的，一锅汤还没煮到火候，人倒先热得像从汤里捞出来似的，浑身黏腻，哪里还想碰那热气腾腾的汤水？可秋天不同，一场秋雨落下，人便从“夏眠”的慵懒里彻底清醒，身心舒展了，胃口也跟着活络起来。

去菜市场转一圈，眼里瞧着的，仿佛都能变作汤里的好食材。鲜润得能掐出水的莲藕，油绿鲜嫩的萝卜苗，圆滚滚的还沾着薄泥的芋头……瞧着这些鲜活的蔬果，心里便已经急着要回家熬一锅汤了。

作为上班族，早餐汤既要快又要营养，还得兼顾养胃，我最常做的是西红柿鸡蛋疙瘩汤。西红柿去皮切碎，炒得沙沙的，出汁、变黏稠，再倒两碗掺了蛤蜊汤的水烧开。另一边，半碗面粉用鸡蛋清淋透，搓成细碎的面球，下到沸水里轻轻搅开。再次烧开后，丢一把蛤蜊肉，撒些黄瓜丝，加半勺盐，滴两滴香油，一碗颜值与味道俱佳的早餐汤就成了。

光有汤可不够，得配份小菜才叫舒坦。秋天正是食用鲜百合的好时候，虎皮百合瓣瓣雪白、口感脆嫩，泡十分钟后，和焯水的木耳、小白菜、胡萝卜放一块，调点盐和醋提味，视觉、嗅觉、味觉便充分调动起来，早餐的幸福感立马拉满。一碗鲜汤、一块馅饼、一碟小菜，在秋日的晨光里美美吃下去，浑身像充了满格的电，足够应付一上午的忙碌了。

晚上下班后的时间比较从容，正好对着窗外的晚霞收拾食材。洗净的

命运的剧本，她未能走上万众瞩目的舞台，却走向了守护一家人生计的柜台。可梦想的根茎从未枯萎，终于在年近五十之时，冲破坚硬的现实土壤，探出头来。

“梦想无价。”她这样说。轻飘飘四个字，落在听者心湖，却足以掀起巨浪。谁的年少时光里，没有过闪闪发光的梦呢？只是有的梦想最终成为午夜梦回时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。而她的可贵，在于已近知天命之年却依然有勇气为年少的梦续写篇章。“在云端歌唱，在泥土里生活。”她便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。纵然青春不再，但中年追梦，自有千帆过后的沉静力量。

一日终了，超市打烊，卷帘门隔绝了外界。她坐在店外的路灯下，就着昏黄的暖光，再弹唱一曲。那一刻，白日的疲惫与琐碎，皆在歌声中消散殆尽。她的目光望向无边的夜色，思绪随歌声飘向云端。这日常里的神圣仪式，是她与自我的和解，是努力生活之后，命运给予她最醇厚的回报。

生活，本就是一场在泥土里的深耕。而梦想，是我们抬头时总能看见的那片云。诗与远方，从来不在别处，它就在你热爱并坚持的每一件事里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排骨放进砂锅，丢几块胡萝卜、山药、玉米，再抓一把甜糯的板栗，水烧开后转小火慢炖，最后加盐和枸杞，一碗香气扑鼻、色味俱全的汤就端上了桌。等汤的间隙，还能拌一碟我最爱的爽口凉菜：莲藕切成薄片，焯水后放凉，再洗一个脆甜的苹果去皮切片，将莲藕片和苹果片混在一起，加些姜汁、淋点小米醋腌制。等汤上桌时，苹果藕片也正好入味，夹一片脆藕连同苹果一起嚼，酸甜酥脆，怎一个爽口了得！

至于主食，现下刚冒头的嫩萝卜苗最合时令，洗净焯水后，一菜两吃：一多半拌上面粉，磕两个鸡蛋，捏成小小的萝卜团子，上锅蒸得软软乎乎的；一半调上蒜蓉，浇点料汁，成了清爽的拌菜。一餐摆上桌，汤鲜、菜爽、团子软，保准能治愈一天的辛苦。

除了三餐的汤，平日还要煮些润燥养颜的汤水。睡前把银耳、桃胶、皂角米泡上，到第二天中午，这些食材便膨胀得饱满十足，一股脑儿倒进养生壶，加水，看着壶里“云彩”似的食材慢慢舒展、熬出精华。等银耳熬得黏稠出了胶质，加几枚红枣接着炖，最后撒把枸杞，用玻璃汤盅盛了，琥珀色的汤里便浮着秋云一样的白、晚霞一样的红、秋叶一样的黄，稠稠的、亮亮的，喝到嘴里满是甜糯顺滑。喝的时候一定要打开窗啊，秋风里裹着的桂花香，也是这碗汤的一味调料，少了它，汤里的秋意就差了点意思。

如今想做饭煲汤，一点不难，网上一搜全是教程。可我总觉得，做饭最要紧的是心情——到了秋天就吃秋天的馈赠，淡了就加点盐，咸了就添点水，不急不躁，不温不火。这煲汤的滋味，倒像极了中的人生：慢慢煮，慢慢喝，没有什么事是一锅汤熬不透的，如果有，那就再多煮一会儿。

(作者为胶州市实验中学教师、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)